

第 7 章

歷練經驗

動態震盪的性生活史／理想的務實變遷／三十大關／
自主的選擇／情慾之「聲」／性遊戲／戲劇性／
被動快感／激盪改造／口味偏好／突破隔絕

工作坊在深究女性情慾的過程中，對於歷史層面的衝擊震盪或沉澱累積都有高度的敏銳觀察，因為我們很早就注意到，女人的性生活內容和她們的感受並不是什麼平面的、靜態的合成物，不是由專家們孤立出來的某幾個重要元素任意組合而成的。相反的，「時間」／「歷史」這個面向的波濤洶湧，深形的形塑了女人的性生活及感受。因此我們在組員們個別的生命成長史中拾掇她們情慾現狀的構造過程，在她們的性生活中凝聚出情慾經驗對個人自我意識和定位的塑造功效，更在工作坊中二十歲到四十多歲女性的性生活感受和態度中依稀捕捉到台灣社會及其性別角色和性文化的變遷。

這些歷史過程是漫長複雜的，但是它們也同時是一個個戲劇性人生轉折的累積，而每一個轉折也必然牽涉到一些全新的重新定位和調適，甚至對過往人生的詮釋修正。我們在工作坊進行的十二週內就會遇到一次這種轉變。

於是，有一天下午——

蓓：我想「從良」了。

一室的沉默迎接蓓蓓疲憊但不忘玩笑的眼神。

在工作坊的組員中，蓓蓓一向室我們欣羨愛慕的焦點，因為在情慾世界中，她不但經驗豐富，灑脫自在，同時也肯定自我，創意十足。這樣一個令人組員恨不得化身為她的人，居然要「從良」了！怎不令大家大吃一驚呢？

蓓蓓說自己要「從良」，當然不是說她過去從事特種行業，而是說她要做「正常人」了。有一次她曾提到：

蓓：所謂正常人就是有了年紀就想結婚，肚子餓了就要去吃飯，然後跟男朋友之間有問題就想分手。像這種模式我不喜歡，太浪費我這麼聰明的人的時光了。

可是此刻，蓓蓓也想步上「正軌」了。是什麼事情促成了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幾個星的討論中，她們已經慢慢學會了用對話來幫助別人挖掘並拼湊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圖像，蓓蓓就和她們有這一番對話：

蓓：我突然間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想買一棟房子，在三十歲以前。

英：買了房子又怎麼樣？

蓓：會比較自由一點。

三：錯了，會更不自由，要為房貸煩惱耶！

蓓：可是我很羨慕那種女人，一回到家就可以把答錄機打開，把收音機打開，然後自己要幹嘛就幹嘛！

秀：我現在就可以這樣，可是我也不覺得快樂呀！其實我現在是要什麼有什麼，可是我就是覺得缺少了什麼，生活不夠精彩。

組員們一連串熱切的回應似乎想要提醒蓓蓓，她的生活多麼「精彩」，多麼引人入勝，多麼令組員們嚮往。蓓蓓卻不這麼想，時過境遷的壓力使得她不得不重新評估：

蓓：自從我進入廣告界，我就覺得很封閉，不如我想像的精彩，我以前在雜誌社的時候有些年齡層相仿的朋友，現在都沒有什麼朋友。其實廣告就是一種很實際的訓練，因為妳必須實際一點，所以很多的價值觀就會變。

這個實用性的傾向從兩個星期前蓓蓓進入一家房地產公司廣告部門開始，僅僅兩個星期的衝擊就使蓓蓓全面改變了嗎？她的第一個解釋是：

蓓：這是家房地產公司，我當初進去的唯一目的是想買房子，而為什麼想買房子是因為想當一個真正獨立的人，在任何方面都獨立。租房子住有很多限制，想要裝潢一下也不行，房東又常常來燒香，然後還敲我的門，大唸十大守則給我聽，我實在受不了，好煩嘞！而且我想買很多自己的東西來佈置，如果有自己的房子就可以實現了。

所以，除了廣告工作的實用傾向外，還加上對自己有個家的渴求。就這樣嗎？組員提醒蓓蓓，一個月交兩萬多的貸款，那就沒什麼餘錢來買想要的東西了。還有，為什麼會在此刻想要房子呢？蓓蓓像是突然找到了一個答案：

蓓：我想到了！因為我們家那瘋子（男朋友），他買房子了，去年我們講好了去紐

約玩，結果他突然不去了，我就問他為什麼，他就說他在年底前要繳七十萬，他必須努力賺錢，努力存錢。我就很悶的自己去紐約，回來後發現他真的很拼命賺錢。他買房子是為了父母，他父母年紀很大，到現在還租別人的房子，所以他想買房子，可能他有點影響我吧！讓我覺得我也要去去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他跟我說要做大人的事情。

這邊廂的蓓蓓努力的嘗試了解自己為什麼要來個人生大轉變，那邊廂的燕燕卻也在這一番娓娓道來的交心過中思考自己的人生轉變。她似乎並沒有太注意蓓蓓講的細節，反而在蓓蓓話語中瀟灑的悵然裡回溯自己的人生轉折。燕燕的覺悟是：

燕：我覺得理想會變，尤其是最近幾年來一直在變。本來我覺得這個男人，我第一個男人，也不錯，只要他老婆不要鬧，就這樣過一輩子也不錯。後來我在二專進修，都是在晚上，很累，那時上班是大夜班，第二天又上課，想到都累！那時我唯一的願望就不再是談戀愛，只要給我一部車子就好了，可以減少很多交通的時間。後來二專畢業以後，我買那車的願望也漸漸變小了。

（「為什麼？」）

因為不那麼需要了。前一陣子，大概一兩年前，我很想要一個房子，我想結婚，想要一個家，可是問題是我男朋友，第二個男朋友，不想結婚呀，尤其

最近也很明白的說不可能結婚，那我房子的願望也沒有了，現在唯一的願望就是找個好男人。所以我覺得因為周遭的事情而影響妳想做的事。

聽見燕燕這番有點傷感的剖析，蓓蓓感同身受：

蓓：對呀！本來我想買房子，我就很努力去賺錢，頭期款也足夠了，有一百萬可以去買房子。可是回頭一想，我現在去買房子，一個月要付三、四萬塊，而我又不屑二十坪的房子，我喜歡四十坪的，每個月要交好多錢。房子還要付車位的，因為我以後要買車子，必須要為車子著想，然後一個月就要四、五萬貸款，如果每個月這樣交，我根本不會有餘款去買漂亮衣服穿，所以我覺得我的願望也一直在變。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蓓蓓那麼嚴肅，那麼精細的規劃她的生活，那麼長遠的思考未來。我們開始想念那個活力十足，什麼都不用的蓓蓓。

在過去的對談中，我們都注意到蓓蓓很喜歡把她的情愛關係想成競技場，而這種競技事實上建構出一個充滿創意、時刻玩耍、日新又新的性愛關係。她和男友會比賽看看誰先受不了慾火而動手，比賽看看誰不能脫衣服而達到快感的高峰，比賽看看誰在性愛活動中點子最多，花樣最新。在這些活潑新鮮的互動中，蓓蓓從不因為愛情而抹煞自我，也不屑接受通俗意見中溫順女性形象；相反的，她採取主導的位置，拒絕做讓人追或者等人求的那個角

色，她主動的、熱力四射的不斷翻新她的性愛生活，而這些全都是其他組員欣羨不已、夢寐以求的精神和力量。

然而，此刻的蓓蓓卻想作別這一切，轉向一個平淡務實日日打拼的生活，而且，不但蓓蓓如此，她的朋友圈中也看到類似的游移：

蓓：我覺得漸漸的我的朋友都去過另一個生活。以前有一堆女孩子，都不好好工作，時常換工作，男朋友也常換。今年我就感觸特別多，其中有一個女孩子，她結婚了，想生一個孩子，甚至她可以為這個小孩放下自己的工作。另外一個女孩在男朋友和別人結婚後，心如止水，不想再交別的男朋友。還有另外一個，常常勾引別人的男朋友，雖然她還是一樣的去勾引，但是她現在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我覺得大家好像都在跟某些歲月說再見吧！然後突然間我好像覺得我會這麼強烈的想要房子，好像也是這麼來的。

女人的玩耍和瀟灑有年齡的關卡？蓓蓓此刻的看法是，有的。

蓓：我覺得三十歲是一個關卡，向我會覺得玩的本錢已經越來越少了。你做到某些職位，如果衝不上去，別人很快就趕上你了。另外，自己也會覺得更要瀟灑，更要自由，所以你更不能去依賴別人。比如以前去哪裡玩，一定是別人開車，別人買車，我們也無所謂啊！但是這些東西都是依賴別人去享受那些特殊的場

合，什麼牛排呀！大餐呀！都有。可是現在呢？比如說，我們這幾個女孩就會去買俱樂部的金卡，我們就可以自己去玩，不用去依賴他人，而且，像以前要去大餐就會打電話給男人，說晚上一起去吃飯，然後就可以吃到大餐，可是現在妳就會希望自己有能力去那種地方，妳希望自己能夠不再去依賴那些人。

在這一段敘述中，蓓蓓玩笑式說的「從良」，有了更具體的脈絡意義。「從良」並不是由什麼墮落的生活方式中「幡然悔悟」，而是換一個生活方式，追求更高的自主性與獨立。更重要的是，這是她自己在諸多人生選擇中所作的抉擇。不管是在此之前的豪放人生，還是在此之後的規律打拼，蓓蓓並不是在沒有出路的狀況下選擇。她想要自己的房子不是為了當作婚姻的部份條件，而是要更完全的實現自我塑造的空間；她想要更努力工作賺錢，不是為了存錢結婚，而是為了可以更自在的、自主的享受人生，而這個自在自主的期望則是她的生活史所培養出來的人格。至於這些事情中是否包含某一個男人或是這個男人長遠承諾，蓓蓓倒是沒考慮這一點。對於她來說，有能力做選擇就是最高原則，而作為最高原則，它是不能有什麼其他的先決條件的。

組員們對蓓蓓選擇「從良」表現出高度的惋惜和關切，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它們大部分是中規中矩的良家婦女，即使偶爾犯規，有了一些婚前性行為或婚外性活動，甚至曾有一個以上的男人，但是在這些時候她們（如燕燕和華華）的心中承載了許多羞慚、自責、和罪惡

感，而這種心理的負擔，更形成了她們在性愛關係中不利的位置，有不滿或不悅都不能完全的表達或要求改變。她們盼望能像蓓蓓一樣不用道德規範，主動掌握局勢，自在的照她自己的方式來玩。

另外一些中年的組員（像秀秀和三三）惋惜蓓蓓「從良」，則因為她們從未像蓓蓓一樣豐富的享受過樣的性愛經驗，她們也從未像蓓蓓一樣來去自如的進出人際關係，她們自己在現有穩定的關係中有極度的渴望，渴望嘗試蓓蓓曾經享有的，渴望在人生尚未真正沉寂之前開出一些燦爛，尋得一些愉悅。對這些中年組員而言，蓓蓓代表了那美好的世界，蓓蓓開闊的氣度式她們想望的自我。於是，當蓓蓓宣佈要轉向另一種生活方式時，她們困惑了：難道愉悅多樣的性愛生活終究要被放棄嗎？

組員沒有想到的是：蓓蓓從前選擇豪放，現在選擇規律，不管在哪一種情況中，她都是做了自主的選擇，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充分展現自己。其他組員們則是過去從未真正有過人生選擇的機會，她們在有限的文化環境中找到一條穩定但不一定璀璨的性愛生活之後，便再也沒有別的出路，現在即使想要突破，也因為長久凍結而喪失了勇氣與魄力，仍是沒有選擇。這麼說來，她們真正應該惋惜的不是蓓蓓選擇「放棄」什麼，而是她們自己從未「擁有」過什麼。

組員也一定多多少少理解這一點，她們很快的把「從良」的念頭放到一邊，繼續研究性愛活動的細節。秀秀急切的想要知道蓓蓓如何評斷她前幾星期就給蓓蓓的那幾本性技巧書，畢竟，大概只有蓓蓓的經驗與專業知識才能為秀秀提供一個參照點。

蓓蓓說那兩本《舌技入門》、《指技入門》初看時不覺得怎樣，只是覺得日本作者的語言和插圖都很有趣，但是第二次看，「就想找個人趕快過來試試」。秀秀聽了興奮的說她自己看得時候也覺得作者是為了教男人如何取悅女人而寫的，因此很入木三分，她自己也會興奮，可惜放在床頭給老公看了似乎沒有太大的效用，他還是不太會還是要秀秀自己拉下身段去指導，秀秀因此很氣憤。

大家講性技巧，說著說著就開始談叫床。蓓蓓說她是用英文叫床，因為她看電影裡面的人都講英文，她覺得用中文叫不出來，顯然這是影像塑造出來的習慣。梅梅則強調她是用中文，而且是自發的、自然的反應，像是「好舒服啊」、「再用力一點」之類的，不過她也承認這是後期經驗多了才說的話，早年先生叫她說，她也說不上來。她認為做愛的時候講話是很低俗的，而且先生要求她說「我愛死你了」，她實在講不出來。後來因為就業，自主獨立心比較強，再加上經驗熟悉了，才是由心而發，自然講出來。

梅梅說完這番發展的歷程之後，蓓蓓補充說，她一開始的性也不太舒服，沒什麼好感覺，所以即使發出一些呻吟，也是為了「敬業」，為了給對方面子，鼓勵一下，這大約就是

平常人所說得「假高潮」的一部份表現。可是蓓蓓也點氣憤，因為對方要求她說點性話，卻不肯回報，她希望對方說她很性感，很棒，那會使她開心而感覺更好，可是對方就是保留，因此她也不肯說什麼具體的話了。

大概聽了蓓蓓那麼有經驗的人一開始也有床上溝通的困難，燕燕膽子變大了一點，說：

燕：我通常只有呻吟，沒有說話，但我們有問有答就是了。（組員大笑）有時候他

會問做愛的感覺如何啦！當時我就會給他一些稱讚的話，不過，聽見蓓蓓的例子，以後我也要叫他講點稱讚我的話。

組員們又大笑了一陣。燕燕一向是工作坊中最怯弱的人，但是顯然她正開始重新評估自己和男人之間不太明顯不平等的關係了，而且她也是從其他組員的例子不斷吸取資源來改善自己的情慾處境。

在情慾活動中扮演各種不同角色，也是測量兩人關係品質如何的指標。秀秀早就抱怨先生什麼都不玩，當然她承認自己也不玩，現實生活中具體的不平等關係充分滲透他們夫妻的情慾關係，自然玩不起那種拋棄或改變階層權力的玩耍遊戲。

這種日日見面卻不能營造玩樂氣氛的關係是蓓蓓不能忍受的，她一再強調，要是一天到晚面對同一個無法共同玩耍的人，她寧可不要有伴侶。要在一起當然就要盡興。蓓蓓眉飛色舞的說：

蓓：我和男朋友都太忙，一個月才見一次面，可是我們都會安排比較多的時間，見面就玩很久，像禮拜天一直玩到禮拜一這樣子。我們會玩很多遊戲，像我們玩植物人的遊戲，一個人扮植物人，假裝死掉，沒有知覺，然後另一個人就想盡辦法讓他活過來。有時候玩捉迷藏，還有有時候反過來，他扮女的，我扮男的。

蓓蓓這番話事實上粉碎了一般人對縱慾男女的錯誤認知。出於道德上的偏見，許多人想像縱慾男女是純動物性的飢不擇食，什麼人都可以上床，而且在床上的情慾本事一定很原始，不夠成熟氣質。可是，蓓蓓自發的描述卻顯示，縱慾男女因為經驗豐富多樣，身體自在開發，所以反而更能用心思營造性愛品質。像蓓蓓和男友會仔細安排時間相會，他們會創意十足的設計各種遊戲來提升情慾強度，他們用各種角色的扮演來探測新的慾望關係，這些用心用力的籌劃使得他們的性愛生活不但是飢不擇食，反而是精心規劃，不但是原始的動物性，反而是挪用文化中累積的各種可能情慾材料。事實上，和那些經驗單薄、想像缺乏，而且顧忌重重的一般人相比，縱慾男女的性愛關係才是脫離了「獻身、義務、生殖、發洩」等等粗淺模式的優質情慾。

最渴望改進情慾品質的秀秀聽見蓓蓓的描述，一半是恍然大悟，好像又找到了一些新點

子可以用在自己的情慾生活中，另一半則是迫切地想知道為什麼蓓蓓能創造出這種性愛點子而她自己卻不能。所以秀秀比其他組員更急切的問：

秀：你們是一開始就有這些點子，還是這個男生有點子，然後你們相配合的？或者

妳其他的男友也有這種戲劇性的過程發展？

秀秀很準確的捕捉到了蓓蓓的基本精神——戲劇性，也就是一種玩耍的態度。蓓蓓不但在性愛上戲劇性十足，連平常講話也是靈活現的語出驚人，總想把生活弄得更有意思，更好玩。一般人要是一個月才和男朋友見上一面，多半會急切上床，草草了事，在剎那間抹去一個月的等待。可是蓓蓓拒絕這樣，她以最高的創意把長久的等待用戲劇化的方式玩耍在兩人相聚的时光中。她和男友不但不急著上床，反而玩耍扮演著各種遊戲角色，讓一個月的等待在一個又接一個的故事中充分展延，提高情趣和慾望。這種只問情慾品質而不執著權位、形象、，也正是秀秀最缺乏的。

當然，蓓蓓的這種動力和本事不是一朝一日養成的，她必須在和不同的男人互動中不斷累積反省改進才有今日，所以她說：

蓓：我覺得情慾創意要看是怎樣的人。先前我交的一些男朋友，看起來好像點子很

多，但是真的和他們「在一起」，就覺得他們很無趣，而我現在的男朋友第一眼給人的印象是無趣，很憂鬱，好像人生快滅亡似的，可是「在一起」之後

才知道他是很有「才華」的。像我和他認識之前，有個男孩子，各方面都很好，長得也很稱頭，功課也很好，各方面都不錯，而且看來是個很有趣的人，可是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時間總讓我很失望，我這個人比較相對論，我會想不斷的改變，可是他實在很無趣。

蓓蓓並不是生來就有知人之能，她是在和許多不同男人的親密關係中慢慢發展出自己的需要和口味，而且一旦發現對方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種人，她也絕不為對方優秀的社會條件而委屈自己，絕不為不忍心分手而繼續這段關係。這種拿得起放得下的氣度才是真正的執著，真正的有原則。也只有在這種不患得患失的交往互動中，蓓蓓才能自在的全心投入想各種點子，玩各種角色扮演。難怪秀秀聽這些故事時總是又興奮又羨慕的說：「嗯！這個倒是一個好點子，我回去要想想編劇來增加情趣。」或者「不錯耶！我覺得這種玩耍應該大家互相交換經驗。」

交換經驗最大的好處就是把個人已經嘗試而且成功的故事公開匯集起來，刺激大家的想像力，或者至少提供一些具體的戲碼讓那剛剛要起步的人模仿學習。像蓓蓓說的「植物人」遊戲、男女倒錯遊戲、捉迷藏等等都是好例子。在秀秀渴求更多故事的的催逼之下，蓓蓓又提了一個「美女與野獸」的點子，怎麼玩呢？蓓蓓說：

蓓：他做美女，妳做野獸，而且是個喪心病狂的野獸，妳要怎麼搞他就怎麼搞他，

那他就是很可憐，是個楚楚動人的美女，妳把他綁起來，然後他都不能掙扎。

組員們一個個臉上流露出興奮的神色，一面大笑，一面爽。蓓蓓還說，她的男友好好玩，他們在一起時情緒高昂，因此她要和他出去以前一定會帶一些道具，像蠟燭之類的。他們非常注重調情，都會先講好要穿什麼相搭配的衣服，到遠方去玩時，路上有什麼小旅店就住進去，開始睡覺玩耍，反正較勁，看誰先忍受不了慾火。在這種互動模式中，做愛是個劇情轉折，高潮迭起，不停玩耍的持續過程，是個身心同時操練的創作遊戲。

有些組員更進一步問「玩完了」以後呢？蓓蓓的男友會「翻身背轉過去睡嗎？不，蓓蓓說她從沒遇過這麼自私的男人，要是有，也不和他上床。可是完事之後誰會起身清理呢？秀秀說他先生去洗，然後拿紙給她，「累都累死了，還要去沖洗？」這時候的秀秀是蠻有定見的。華華和梅梅說她們和她們的男人都會去沖洗，燕燕則面帶揶揄的說自己的男友是「有清沒有洗」。只有蓓蓓一臉純真的說：「我們一向戴保險套，當然是男人們去洗，我洗什麼？」一個簡單的反問使得一室默然，大家似乎突然受到了什麼震盪，在最豪放的女人身上看見了對身體和性的最大尊重。

蓓蓓在描述性愛玩耍時，很清楚明白的顯示這種玩耍是不計身分地位，不管階層差距的；換句話說，她和男友在權力上是平等的，因此遊戲中的高下倒錯並不影響兩人的關係，反而更能自在的顛倒掉換。可是，對其他組員而言，性愛遊戲中的關係權力卻總是固定的。

華華就是一個被動的，男友要她手放哪裡，嘴親哪裡，要她做什麼，她就做什麼，「因為我什麼都不懂啊！」在情慾活動裡，無知就等於弱勢。但是燕燕說她自己偏好「被征服的感覺」，有這種感覺她才會高潮。這大概是因為她自幼的教養和性侵犯的經驗，她又一直認為性不是好事，再加上男友不是已婚就是無意結婚，在這種充滿罪惡感的性關係中，燕燕若要想從性裡面得到最大的快感，就必須說服自己：「我怎麼可能自願投入這種禁忌活動？我是被迫的，是對方征服我強迫我的。」唯有這種全然放棄自我，充分感受對方全面掌控時，燕燕才能安撫自己長久以來築起的「道德良心」，才能在性愛活動中享受「被動」的快感。

這一段主動、被動的討論引發了以下的對話：

蓓：其實我比較喜歡陰柔的男人耶！那種很可愛、讓人憐愛的男人。妳們有沒有看

「鹿鼎記」？周星馳在裡面演一個被女孩子強姦的男人，躺在女人懷裡哭，那

女孩子還叫他不要哭。

秀：我覺得那種男人很差勁。

蓓：我覺得好可愛喲！

秀：那種男人真是差勁透了。

蓓：他就是那種樣子、好可愛喲！

秀：我本來就比較欣賞文雅幽默，有男子氣概的那種，偏偏我先生斯文有餘，瀟灑不足，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嫁給他，結婚以後才知道各方面都不太適應。所以我現在覺得要婚前試婚，要住在一起才知道這個人，交往多久恐怕都不會知道他的真相。

前兩個星期，我們才聽過梅梅抱怨她最近的男友上了床之後顯出其真正的無能，險些誤了她的下半生，因此她再三肯定婚前一定要試婚，而現在連最執著保守的秀秀也做出了相同的結論，認為如果不和伴侶同住同眠就不可能真正知道對方是否適合自己的情慾口味。兩個中年女人同時覺悟試婚的必要，這其中是什麼意義呢？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她們成長的年代比較封閉，情慾資訊很少，情慾經驗更是禁忌，因此她們也從未想過情慾是親密關係中很重要的一環，就這麼隨緣隨命的滑入了婚姻，在各自孤立的婚姻內，性關係雖有不滿足，但是也並不清楚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現在工作坊的女人交談中，她們聽到別的女人有很多自己從未敢想望過的經驗，相對比之下才認識到自己長年以來所感受到的不滿足並不是虛幻的感受，而是其來有自，是真實的侷限和缺失。如今回首，才覺得要是女人有機會更「深入」的認識伴侶，大概就會作出比較好的決定了。

由此看來，我們社會中的男人希望女人不要聚在一塊交換情報倒是有他們的考量的。女人若是個別孤立在自己的小世界裡，每天以小花小草小貓小狗調劑身心，或是專心持家育

兒，那麼她們即便有不滿足也只會怨自己的命不好，或者自責個人要求太高，太不知「惜福」。可是工作坊中的女人在集體的討論中，對照出自己在目前的情慾處境，並且在其他組員的生活方式中看見其他的情慾出路及選擇，這種激盪使得她們滋生一絲絲的希望和憧憬，但願自己能有更好的情慾生活，同時也使得她們開始就社會文化的侷限進行反省和修正。秀秀和梅梅兩個中年保守女人的「試婚」說法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這不但是她們的生活體驗，同時也為組內其他已經開始性生活的未婚女子提供了正當化的效果。社會改造或許就是在這種種相互激盪，彼此借力的互動中進行的。

工作坊的對談不但對中年女人有衝擊，其實對年輕女人而言也有很特殊的意義。最年幼的華華說：

華：來工作坊之後，我覺得有一件事要講。以前我蠻逃避世上有性愛這件事，就連和男朋友一起時我也否定這件事。像剛開始和他做愛，他都喜歡燈光亮著，我都不太敢面對，就要關燈，可是他說這樣才能欣賞到我的身材，可是我不要呀！他問我有沒有在浴室對著鏡子看自己的身材，是覺得好看還是覺得像怪物？我就回答說像怪物。可是我來工作坊之後就覺得性沒什麼不好，每個人都應該追求安全健康的性愛，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這是第三個明白表示被工作坊影響的女人。如果說很多女人可能在各式各樣的際遇中進

入性活動，那麼，像華華現在這樣正面的、自在的態度，大概會比較有利她們在其中肯定自我，享受活動吧！更何況組員們在工作坊中藉著蓓蓓的激勵所發展出來的「安全健康性」觀念，是不帶恐懼的自我愛護，是不含焦慮的體貼他人，這和坊間性教育所談的那種怕生病、怕報應的性愛觀念相距可遠著了。

說實在的，在我們這個歧視情慾的文化裡，女人進入性活動的那一刻，除了避孕、避病、責任承諾這些常見的焦慮之外，她們還默默的守著另外一些心事。像燕燕和第二個男友首度做愛時就怕對方會知道自己已經不是處女了。不過，因為有了兩個男人，她也會自然的把他們比一比。比什麼呢？燕燕笑著說：「長短啦！時間啦！技巧啦！」一旁的華華露出一臉困惑：「可是，妳專心做那個事情的時候怎麼還會比？」組員們一面笑一面原諒年輕女人的經驗太少。燕燕又進一步說其實身體器官的大小並不是關鍵，反而是她個人的心情最重要，第一個男友在器官上來說比較長比較大，但是她從來沒有爽過，到第二個男人時才覺得很好。秀秀聽了連忙補上：「對！我覺得自己覺得性感不性感很重要，要是自己想要，覺得自己很性感，那就會很好。」看來男人對本身器官的大小長短似乎不必要抱持著那麼大的焦慮；如何創造文化環境，讓女人自在的放縱她們的情慾，愉快的投入性活動，才是保證她們滿意的關鍵。

燕燕停了半晌，像是鼓足了勇氣的笑著說：「前幾星期我聽大家講自慰，就一直想試，

現在，我終於做了。」組員們一個個張大了眼，欣喜若狂的問：「如何？」

燕燕平靜的說：「我現在覺得自己弄自己比做愛爽。」

一半組員點頭同意，另一半沉默不語。這個二十幾歲才發現自慰的女人令大家又是高興，又是憐愛。燕燕的「新生活」大概可以算是工作坊的重要效應之一，也首度展開她自主愉悅，更使她在日後與男人女人的親密關係中有個理解和評斷的身體依據（這當然是後話了）。

除了自慰之外，女人在面對伴侶的身體時有一些口味上的偏好。燕燕說她最喜歡對方的嘴，因為接吻的感覺很好。年輕但細膩的華華說：

華：他的全身我都很喜歡，像我會注意到他下巴有個縫過的傷痕，我就問他怎麼啦，他說是跟人家打架留下的。然後我又看到他腳上有長厚厚的繭，他說不要看，醜醜的，我說不會啦！我就有那種蠻珍惜的感覺。他說以前年輕的時候很辛苦，到工地做工才會那樣的。我看他腳上長繭，讓我覺得他很腳踏實地，看到他的傷口我也會心疼。

大二的華華對三十五歲的男友有不少浪漫的感覺，她也欣賞男友的嘴，因為她也喜歡接吻，而且她也喜歡中年男子的小腹，大大的，有肚子，有事沒事她還會去吸那個肚子，享受親密的感覺。

講到男人的身體，梅梅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又回到了性器官的話題，看來她在婚姻生活中養成的情慾偏好——插入——真的是個主要的關切。她說：

梅：以前我先生跟我講，男人個子高的，「那個」都很小，我現在回想起來，我先生個子最小，但他的長度還好。我發現不管是高的矮的，他的長度都不會差很多，只是比較粗，比較細，有所不同而已。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那個老外，他一八〇公分，但他的就很长，以前我看外國錄影帶就一直蠻幻想有機會和老外這樣，後來真的試過，覺得是不太一樣。在和我做過的男人之中，我最不喜歡的就是和一個同時有兩個老婆的男人做，他以一個全然男性的方式把我壓下去，這種心態我比較無法接受。而且他每次做完以後都不管我的感受，好像他發洩完了就完了。相比起來，我先生還不錯，以前我不會，她都會帶我，一直到我知道怎麼反應。以前我會擔心胸部太小，可是後來我就不這麼想，我覺得我身上還有很多刺激的部位，我就不在乎胸部小了。

女人的性經驗、人生歷練，和自我定位實在深刻的影響到她們對性愛活動品質的評價。像華華和燕燕兩個比較年輕，而且經驗比較單純的女人，她們對於男友的要求及互動模式比較不太知道如何反應，也比較被動，甚至還沒有發展出明確的性愛口味，因此在性愛活動過程中只是承受者而已。可是像蓓蓓和梅梅這種歷練多、經驗豐富的女人而言，她們對性愛過

程中兩人的互動品質就十分講究，對個人是否得到滿足，得到空間展現自己的情慾要求，也不輕言放棄。即使像秀秀這種性經驗單薄的女人，也因為生活歷練而學會了對性愛關係表達不滿。這麼說來，我們文化對女人過度保護，過度純淨，竭力不讓她們接觸性資訊或發展性經驗，這恐怕只會使她們停留在分不出高下，識不得好歹的無知無力狀態中，到頭來在婚姻多年之後才落得像秀秀一般，「現在就是要把心理障礙屏除掉，現在要製造出做愛的情緒來，要慢慢、慢慢的來，好像修道一樣，要慢慢修。」於是女人終其一生就是在築牆隔離自己的情慾，然後在多年後才努力在婚姻中一塊一塊拆去那堅固的牆，至於修築和拆除到底耗去女人多少生命——可以用來發展自我，累積實力的生命——就很少有人去想了。工作坊中的女人已經意識到這種耗損，秀秀和三三幽幽的感嘆自己做不到任何具體的改變，心靈願意，生活中卻多有顧忌，這種無力感正是她們改善處境的最大障礙。

